

八一三之役參戰記

趙茂高

自川調滬參加特工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戰事初起，士氣民心，如火如荼，同仇敵愾，爭先從戎，中央為精誠對待四川將領，使劉湘等能格外安心順從，以鞏固抗戰基地，乃將駐防成都的一個委員長警衛團團長石祖德將軍，一個憲兵第五團團長徐志道將軍等兩個團調回南京予以整編，曾佑民將軍和我都在憲兵第五團服務，我們從成都由水路沿嘉陵江上流到長江，乘筏換船到南京下關下船，已是舊曆八月十四日，次日是中秋，南京城內大部份市民都已經疏散到了鄉間，我的岳家通濟門八寶前街的住宅亦不例外，家裏祇留一個遠親在看門，我們預料敵機會在中秋夜向首都搗亂，乃提早在下午四時左右即在家裏吃了晚飯，去到中華門外雨花台團部。

次日我到句容縣下山地去找我眷屬的時候，在四象橋懸圓街口遇到了當時首都警察所新成立的保安總隊長趙世瑞先生，趙世瑞說戴笠先生在上海成立游擊部隊，很需要人去幫忙，邀我離開憲兵到上海去工作。反正憲兵司令谷正倫的幹部和情報首長戴笠先生的幹部都是為國効力，我心裏

從未計較，順口就答應了趙世瑞而下鄉到下山地，意思是想叫岳家全數離開南京地區到故鄉東陽

去住，那知道我的妻女被鄉間親友東請西邀地不知到了那一村那一家了，我請人去找，人還沒找到，就接到從南京轉來的一份電報，是戴笠的名義發的，電文很簡單，祇是「請兄速即來滬」幾個字，接了電報以後，沒有和妻兒們道別，就從下山地到南京，先到道署街向憲兵司令部告別，正巧遇上空襲，司令部裏祇有申參謀長等少數人在辦公，其餘的人員都在中華門外雨花台一座有強固防空設備的地下司令部辦公，申參謀長帶我一同乘他的汽車到這地下司令部，並告訴我說：戴笠先生有信給谷正倫司令商借九支木壳槍作警衛用，谷先生說，憲兵的槍不是軍事委員會發給的，是自己節餘經費買的，意思是沒有允借，叫我會見戴笠先生時轉告他。那時京滬鐵路已不開客車，祇有公共汽車走蘇嘉公路到上海，由南京出發要在無錫住一宿，第二天走蘇州、嘉興、松江抵上海，沿途都有日機偵察轟炸，車到松江渡河時，司機即欲令乘客下車，不再繼續前進了，乘客紛紛抗議爭吵，不肯下車，且阻止司機開車，否則將同歸於盡，迫使司機繼續駕駛，於傍

晚到達上海市，入法租界暫在青年會九樓住一夜，次日到指定的地點報到。

別働部隊敵後作戰

當日下午即有人持一以「江濤」書記長名義派我在總指揮部擔任情報參謀，這個來聯絡的人是「文強先生」，同時約我於次日上午十時到福履理路一〇〇號去戴笠先生的住所和戴先生見面，我準時到達，戴先生一見面就說：「你怎麼現在才到，你聽敵人的飛機大炮是這樣子的，我們不上去還有誰上去」，我報告他：「來啦！就管不了那麼多，要就不上前方來了。」戴先生又指先已在座的桂永清將軍說：「他的一個總隊，現在祇剩下一班人，前方戰爭的慘烈可以想見」，以後又繼續說：「校長很盼望多知道一些前方的詳細情形，你多探訪一下，隨時提出報告」，似乎特別提出使我瞭解的是關於黃琪翔將軍擔任指揮的右翼防線，和別働軍的任務在維護交通安全，防止漢奸活動，確保補給線及電話電信暢通，並在我軍轉進時掩護撤退及作爾後在敵後作戰之準備。他說：「這個部隊是我（戴笠自指）向杜月笙他們說的，這件事一定要幫忙，否則，大家

就太對不起 委員長了」等等。我乘間又報告借木壳槍的事，戴笠先生說：「槍運到了，我們多得很，不稀罕這滴點」。接着又問我有沒有錢用，我沒做聲，戴先生就上樓寫了一張貳佰元的條子，叫我自己去領取，這時桂將軍已告辭走了，戴先生約我在當天十二時到趙主教路四〇〇號劉總指揮志陸將軍的寓所吃中飯。藉機介紹我和劉志陸、周偉龍、朱學範、陸京士、陶一珊諸先生見面。飯後到了公共租界梅白格路祥康里一個好友周筱卿先生的家，告訴他我的住址並且約定最少三天我會設法和他通一次電話，如果一週到十天沒有電話和他聯絡，就請他寫一封信通知我的妻子，說我可能不在了，周筱卿大哥聽我說後，接着說：「你為什麼？憑這些人，你不愁吃，不愁穿，雖說我戲院不開門，但總要設法開的，祇要我戲院鑼聲響，不管生意好壞，都少不了你的吃用，何必呢！老弟」，說話的中間幾乎要落淚，友誼很可貴，我告訴周大哥：「在抗日戰爭中，我們必須投入戰爭的行列，到上海來的目的是如此，否則，搞搞憲兵多好，祇是搞憲兵搞得有些厭倦了」，周筱卿邀到他家吃晚餐，還邀了林記更新舞台一班同事作陪，以後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吃的一桌菜沒錢付，把一桌紋銀的台面——銀製的碗碟盆筷等——給飯店拿去作押。

親身體會「浴血死戰」

第二天會去「真茹」前線，真茹車站附近的暨南大學已停了課，所有房屋都是空空的，連貓狗小鳥都似乎被槍炮聲嚇跑了，民國十八年當排長時曾駐防真茹車站兼支援暨南大學治安的任

務，有空亦向學校要了講義去揩油聽聽課，對當地的地形相當熟悉，在行動上方便得多。統計一下我們部隊每天傷亡的人數大概在三千有餘，前方的補給非常困難，尤其是伙食，可以說沒有補給，餓了靠「乾糧餅」（乾糧餅是用麵粉做成一個一個圓形的餅，麻繩穿之成串，每串十個，可懸掛在頸項上，餓時在臥姿時以口啃之即會充饑，非常方便。）飲的是壕溝裏的血水，士兵的面孔看上去滿頭滿臉都是泥灰，被敵炮火打翻了泥土，嘴似乎紫紅帶黑色的血盆，堅苦死戰的情況可從士兵身形上看出來，在課本上讀到「浴血死戰」的含義，到此才得到真正的體會，回上海以後即報告了戴笠先生，同時亦發了一信給南京谷正倫先生說明上海前線恐不能再守三個月了，南京為首都所在，應積極準備。

第二天——大約是十月二十日左右——戴笠

先生打電話給我說：「今天晚上我和你同去前線，要死大家死在一起」。我問他：「如何去法？」他說：「你在那裏等我和你連絡好了，不要走開。」到了下午五時在日機歸航的時刻，周偉龍到八仙橋青年會來接我，周偉龍向我說：「戴先生有電話給你嗎？說今夜我們三個人要死死在一起。」說完了，車到福履理路戴笠先生的住處停下，我在車上等候，周偉龍進去接戴先生，周偉龍出來後說戴先生太忙分身不開，前方的事要我們多負責，事實亦是如此，那夜真茹前線正在轉進中，而且戴先生曾將他的敵情判斷告訴我，說敵人一定會在浦東地區登陸，企圖包圍作殲滅戰，上海前線的轉進，正是敵人企圖包圍的良機

，戴先生正在忙着衝破敵人的戰略企圖，如何能抽出時間去忙那些瑣碎的小事呢？

撤退之前戰陣之間

於是周偉龍和我到了虹橋路一座小洋房裏，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別働軍總指揮部就設在此處。當夜在此地吃晚飯，同座除有劉志陸、周偉龍和我以外，另外有二位客人，一位是王敬玖將軍，王將軍告訴我們說：「你們的指揮部該往後面移一移，胡宗南將軍的指揮部遷虹橋飛機場後面，明天晚間，我預測敵人炮彈會對此地作超越射擊。」說完以後，王將軍就和住在七星廟的他的部屬通話，問了部隊整編後的情形，據報告王將軍的一個師整編後可得一個營。接着又打電話給胡宗南將軍，告訴胡將軍他一個師整編後的情形和駐紮地點，並將這個部隊交胡將軍指揮，經胡將軍同意後又告知他的部屬，命令在七星廟待命，歸胡宗南將軍指揮。王敬玖將軍打好電話後，脫去軍服換上便服說，現在沒有我的事了，可以到上海去洗個澡輕鬆一下，眼光注視到我，周偉龍接過去說，等下一下——一面捲好了正在查看的地圖——我陪你去，劉志陸將軍把總指揮的印章取出來交給我，說戴笠先生交代的「到必要的時候把印信交給你，由你負責。」我沒敢接受，對劉說：「現在還不到必要的時候，更何況戴笠先生沒有交代我，必要時由我保管印信。」老實說，那時候忽忽的組成總指揮部，大家都沒進入情況，我除認識總指揮外，參謀長參謀次長——都是東北軍的幹部，佚其名——祇見了一次面，時間不到十分鐘，他們都連袂的走了。又聽說，真茹

前線轉進後，司令長願祝同將軍以轉進後敵軍尚未到達，幾個鄉村成了真空的狀態，命令別働軍派部進駐，以掩護我大軍轉進，總指揮部無法辦，還是由戴先生直接命令特務大隊去進駐前方的空虛村落，以掩護大軍的撤退。

我為敵機轟炸目標

第二天早晨七時三十分左右，虹橋路我們的總指揮部的前後左右都被日機包圍監視，炮彈落點亦在附近不到五十公尺的地方，原來我們後方一百公尺左右的一叢小竹林中，有我們的炮兵陣地，被敵機偵察發覺後，連累到附近一帶都成了敵人的轟炸目標。到了日落以後，我們的總指揮部再度遷到一個已無人跡的小村落中，四週圍已成熟的稻谷還留在田中沒有收割，在此地祇留一天又遷到隔河就是法租界的一所空學校中，這樣

八百壯士孤軍固守

我第三支隊陶一珊部仍在上海市警察局長寮

搬來搬去的都是夜間行動，沿途擠滿了調防的部隊，這些部隊充分表現出訓練有素、勇敢善戰、為國盡忠的精神，在夜行軍中，靜寂守紀律，除了沙沙的脚步聲外，連咳嗽的聲音也沒聽到過，天上除有星星外，地面上看不到一點烟火之光，勇往前進與敵人作殊死戰的決心和毅力在行軍中已表現無遺。至於別働軍總指揮部是奉誰的命令在行動，連我亦不知道詳細的經過，真是有勝職守，剛搬到這裏，我簽收一件情報：內容是「敵軍已在金山衛登陸，我軍向蘇皖邊區方向撤退。」這時我們已處於敵人的包圍內，敵軍的小型坦克已封鎖了後撤的道路，唯一的去處祇有一條路：經楓林橋進入法租界，再轉南市。

勁軍指揮下保衛大上海的南市一帶，以後接獲蔡局長傳達下來的 委員長命令撤退，保衛大上海的戰爭於焉只剩下八百壯士死守蘇州河北岸四行儲蓄倉庫的一幕高潮戲，上海市民先前以為國軍都已撤退，不知道四行倉庫還有國軍把守，等知曉以後，上海市民男女老少摩肩接踵擁到蘇州河南岸公共租界內，隔河狂呼猛叫為壯士們鼓氣加油，在外白渡橋隔了一層鐵絲網的兩面，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和中國地界的分野，在那裏有上海的市民冒着生死的危險擲過一些粽子罐頭食物等的物品，以冀壯士們取用，在守倉庫的壯士祇希望得到一面國旗高懸到四行儲蓄倉的屋頂上去，於是女童軍楊惠敏不避炮火頂着國旗渡過蘇州河送與壯士，當國旗在屋頂升起，全上海的市民在青天白日的國旗飄揚下，精神已得到無比的興奮和鼓勵。

鐵血精忠傳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恭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蹤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會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圍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共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